國朝寶鑑卷之六十

英祖朝四

**庚戌** 六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上行朝參于仁政門以疹疫熾盛命近侍行厲祭䟽放逆獄干連外竄配者○二月白虹貫日 上下教責躬政院以和關內敬祭祀恢聽納鑄錢幣停幸行五條陳戒優批嘉納○上將幸寧陵時驪利間癘氣熾盛弘文館上劄諫止 上答曰爾等讀聖賢書職在經幄豈以婦人之拘忌勸其君乎予竊恥之

於是大臣二品以上賓啓三司亦相率力爭
上終不聽教曰饑民修道若愆農期豈予歲
首勸農之意哉雖當幸行之日路傍不輟畎
畝中事則此亦王者察耕農之一道也及回
鑾命减驪廣楊利四邑民役驪州士庶年七
十以上者給食物八十以上再經幸行者特
加一資○夏五月 肅廟寶鑑成先是設纂
輯廳命大司成李德壽採摭 肅廟實錄中
盛德大業可以爲後王法者撰成寶鑑以續
國朝 宣廟兩寶鑑至是進之 上三復感

誡以善繼自勉○六月 敬純大妃魚氏疾
篤 上遣大臣禱宗廟社稷命金吾秋曹疏
釋諸囚及 大妃昇遐大臣禮官議服制曰
帝王以繼序為重甲辰既有已行之禮與
明廟禮定錄所論相合倣此行之宜矣命依
議施行○秋七月 大王大妃下教曰主上
親祭殯殿朝晝夕祭奠日五六時哭且當極
熱常不釋衰絰氣力誠難支也於是大臣藥
院求對陳勉判中樞府事李台佐曰庚子
肅考寢疾 殿下侍立扇枕手腕麻木 景

廟破腫　殿下憂形於色國人皆頌之矣今
玆成服之前時當極熱居半間廬廳命去草
苫不憚烈陽以過數日雖閭閻匹庶能無傷
乎　上曰若非　景廟與　大妃予何得有
今日予於　大行大妃非尋常嫂叔之比當
盡所當爲之事也判中樞府事閔鎭遠曰
中廟居憂多日行素覺悟曰行素難矣遂從
權　仁廟至孝不忍從權乍從旋停毁不勝
喪　殿下所當法者非　中廟乎諸大臣重
臣以次迭陳　上以量筋力行之爲答〇九

月 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宋真明進地圖
一幅曰此穆克登來定白頭疆界時潛寫地
圖以觀而會寧將校以房守乃得移摹者也
六鎭器械精利然無可守之山城故居民常
曰吾輩當盡爲戎擧懷遷徙之意即今固結
人心築城爲急而雲頭山城址實爲天作宜
修築城池移別害僉使居之鍾城等邑軍器
使藏于此則他日可以得力也 上可之○
禮曹判書尹淳言 德宗廟祝獨稱國王臣
者宜釐正之判中樞府事李台佐右議政趙

文命以為 德宗元宗俱是追崇之位而
元廟則稱嗣王 德廟則稱國王不無義意
元廟則 仁廟以孫繼祖故 元廟自歸於
禰位 德廟則 成廟以姪繼叔稱考稱子
於 睿宗則不可以貳考且無嗣承之實故
不稱嗣王而稱國王者恐或以此而但重統
別嫌之義可行於其時不必行於世代迭遷
之後也 上命如其言○遣近侍致祭於永
柔卧龍祠諸葛武侯岳武穆合享之所感
宣祖肅宗遺志也○冬十月有雷異 上下

教責躬減膳命政府廣求直言玉堂上劄陳
勉優批嘉納○分遣李瀹黃最吳瑗金尚星
按廉慶尚全羅忠清京畿諸道○是年春逆
羅弘彥謀推戴廢宗垓圻事覺伏誅其黨宦
者崔必雄亡命未捕亡何必雄潛入闕中竊
弓房火藥為守直宦官所捕納正其罪至是
筵臣為言守直宦官當施賞 上曰宦寺之
類若開此路則後世必有策勳之弊其漸不
可長也○十一月夜對講國朝寶鑑 上曰
不墜 祖宗之道在於建極建極在於無偏

無黨君臣上下當惕念也○十二月召對參
贊官朴文秀曰近來朝廷以寸局為用者未
聞有展布以諫官為任者未聞有諫諍以經
幄為任者未聞有補拾豈今人不如古人而
然哉 殿下既不樂聞直言羣下亦恐有咈
聖意上下胥失如是而一年二年則國事將
至何境耶 上曰言皆切實矣若非朴文秀
予何得聞此言也○教曰天之雨露不擇地
而降爲王者奉三無私施惠於民如天之施
雨露無遠近之別今三百六十州道臣承流

宣化守令分憂百里愼擇之道其可不審近來絶塞瘴癘之地必送武弁無勢力之人彼荒裔之民莫非吾之赤子未嘗得一良吏獲霑王化非所以一視之道也前頭都政予當以官案照檢若有如前擇地任人之弊則吏判當罪之矣

辛亥 七年春正月朔朝 上行朝參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及黃口充定隣族侵徵之弊仍勉銓曹之用人才廟堂之振紀綱搢紳之恪供職同寅協恭益勵于心○上親臨鞫

因謂問郎曰故相李景奭謂其子孫云若輩為問郎只隨罪人之言勿先有意於鉤引此言宜有後也予於親鞫時見之其不迷亂者幾希問郎若有意鉤引其害尤何如也○經筵官尹東源陳疏告歸 上召見之東源以立志為學治人明倫紀致中和之道縷縷勉戒 上褒奬之仍賜臘劑敎以遄歸○二月開城留守李箕鎭奏曰礪峴之兩傍山勢高峻江環山外其北則青石洞也故老相傳為麗代長城之舊址盖其地土性甚堅築以為

城則不大費力無異石城也 上曰陰雨之備也遂許之○三月命公私賤娶良妻所生男女並從母役先是良産從母其議已久 顯宗己酉始命從良 肅宗乙卯還賤辛酉又從良己巳還賤而已屬良役者勿論至是以辛亥正月初一日子時爲始所生並從母役教曰頃者金尚翼以爲不去從父之法則將無良役之人云故予非不知有弊而特許從母之法日後如有弊變更可也○夏四月 上因文義語及祀典曰向聞筵臣言外邑社

稷位版或盛于櫝中而懸之云何其褻也予
於國忌版版所揭處亦不敢偃卧有時倚几看
書到 明祖及 我祖事蹟未嘗不心動正
坐自幼如此彼臨事不敬者抑獨何心哉○
五月時旱甚 上遍禱社壇南北郊輒雨雨
不沛然 上曰噫歲且歉矣議所以賙賑者
大臣請鑄錢以代經費而儲其穀賙賑 上
曰不然穀不在官則在民與其飢而後賑之
曷若預散於民使民無飢也百姓足君誰與
不足其是之謂乎○領議政洪致中左議政

李樵白 上曰救旱之策莫如修堤蓄水曾在 肅宗朝相臣南九萬引朱子言別設提堰司使之專管諸道而近來此法廢弛只使戶曹兼察今若以備堂一人差出堤堰堂上專意勾管則既明舊典當有實效也 上可之遂以兵曹判書金在魯刑曹判書尹游為提堰堂上郎廳一人專管備局之有提堰堂上始此○上御經筵侍講官金尚星奏曰顯廟辛亥饑饉癘疫民多夭札特命設壇別賜酺祭亦足為導迎和氣之端也 上曰善

令該曹設壇祭之復命承旨往釋與獄輕囚
○上親臨疏決乃教曰王者愼恤非刑而何
金吾秋曹抄入將至數千而疏決不過百餘
心甚矜惻咨爾司寇之臣今玆付標以下者
逐日赴坐速即稟處亦令外方趁即疏釋○
命收瘞近郊暴露骸骨○六月以旱災下綸
音責躬減膳停本殿酒房自今視事法講皆
於正堂月臺行之以示貶損之意廣求直言
○分命備堂八人勾管八道賑事○命今年
誕日與冬至方物物膳　東朝封進外特爲

權減以其價米補賑穀○上御月臺召對命
擇鮮于氏中俊秀者使奉崇仁殿祀修箕子
墓遣承旨致祭又命都承旨致祭崇義殿教
曰纔講東史起感麗太祖且追述 寧考講
洪範祭箕子之聖意也○秋七月命户刑曹
禁府隸院郎監察等官六朔前無得移差至
於陞差啓請邑必懸注而三朔前無得舉論
○初 上遣李宗城按廉關西以三件事下
別諭其一關西軍制有偏苦之弊非王者一
視之義與道帥臣商確釐正也其二西北人

才自 祖宗朝每加振拔而近甚淹滯勿拘常格隨聞薦揚也其三承流宣化雖付於按察之臣傷風敗俗乃是君師之咎其令曉鄉士父老各自勉勵俾期風動也宗城既復命請付史官載記注許之○八月遷坡州長陵于交河先是有言舊長陵多蛇虺者 上命大臣相視果然 上遂決意遷厝以近百年仙寢之移奉禮重役鉅欲親詣奉審而幸行不卜日定于是月十五日筵臣有言是日犯忌 上曰東史譏女主拘忌卿等乃以是導

予此婦寺之忠也若使今日史官書之曰陵
幸以拘忌停止云爾則將以予爲何如主也
遂命勿廣治道以傷禾稼下銀子二千一百
五十兩分給畿營及交河官民以爲力役撤
移之費又敎曰文武百官應三年受衰之人
以緦成服不祭成服者與士庶同陵內將事
之人無論官吏幷用素除服日望哭除之兩
陵隔灰傚五禮儀隔石開窓之制於是 上
詣舊陵留齋殿五日大小儀節無不親撿情
文備至詣新陵亦如之初舊陵松栢皆 孝

廟手植 上取其子手自播於新陵曰使予
子孫感予手澤如予之感 孝廟手澤也遣
御史黃晸廉察沿路民弊減蠲民大同身布
應納者三分一新陵沿道之割入民田者給
其直○全羅道大水壞人塚墓漂棺槨道臣
以聞命官給葬需掩瘞之○九月筵臣請依
五禮儀行誕日賀 上曰程子云人無父母
生日當倍悲痛使予得如 世宗聖祖之時
何辭於賀在東宮則辭之在今日則受之可
乎竟不 從○冬十月以經理廳錢一萬緡江

都米七千斛南漢米三千斛劃給畿營以補
賑資有司以嗣歲經費爲言 上曰博施濟
衆堯舜其猶病諸目見赤子將死而爲明年
計不救之非王政也○上召見輪對官謂典
獄署官曰一寒如此諸囚在獄者撫恤不凍
死也○十一月有雷異 上減膳責躬求助
命公卿百執事恪勤寅協令備局覆奏諸道
狀聞之恤民事者○上講曲禮因文義教曰
今聞各處祭器不備岳瀆祭器借用於山川
非事神以敬之義也其飭該曹○十二月遣

嶺南勾管堂上朴文秀慰諭嶺南教曰三南之歎近古所無京畿湖西既遣御史慰諭而至於兩南去王城尤遠吁嗟生民雖有至痛何以達於九重特遣本道勾管堂上察其穡事仍訪飢民形勢賑政勤慢咨爾道臣守令其各惕念道內大小流配者雖有輕重之别逆賊應坐者既傳其生則任其塡壑亦豈王政所忍哉況為奴本州者亦邑民也其令着意賑活○行三覆教曰殺獄多倫常之變由於教化不明昔韓延壽以一邑宰猶閉閤思

過況爲一國之君者乎守方自反咨方伯守令宜思宣化之責也○高陽有張姓民資食北漢糴穀爲縣吏督迫自縊而死事聞 上惻然久之命施恤典教曰死施恤典初不如使無死也飭諸道捧糴毋甚催督○命以關西錢布移給嶺南海西詳定米一萬石移給畿內賑廳來歲初發賣諸臣有請減百官祿俸者 上曰微官斗祿乃妻孥所懸望此亦一賑濟也○賑恤堂上金在魯奏曰方當無前大歉雖祭享之用可以減殺也 上曰

苟可罷罷之 仁廟朝命去綵花亦此意也
敬徽殿遺志恒在儉約 東朝亦以入參正
果屢有切至之教予欲永除以體兩 東朝
之意也

壬子八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
又命廟堂賑廳講究濟都民之策○時五道
大饑 上屢飭廟堂議賑久未得善策 上
責曰卿等若以民吾同胞爲心而凡諸爲民
之政常如學問之士無疑者有疑有疑者無
疑則豈有不濟乎今乃玩愒如此哀我赤子

徙受困於下也羣臣皆愧謝至是賑五道有
司欲為粥以賑京民　上曰與之乾餱俾歸
與妻子共之○判中樞府事閔鎮遠自鄉入
城　上召見之鎮遠曰先正臣宋時烈告于
顯廟曰古者宮中法度嚴肅每日列書正宮
後宮受點當夕盛服以待　中廟每點於內
殿內殿常曰年少後宮尚多何以每點老身
也盛服難堪願勿如是臣之外祖先正臣宋
浚吉以為　中廟無漁色之心　內殿有逮
下之德所以子孫衆多福祿無窮誠後王之

所當法也臣非欲 殿下即選淑媛盖求嗣之道當先廣博 上曰積善誠小民誠爲祈永之本而以予凉德不能然實多自訟之心也鎭遠曰誠小民之道固亦多端方今積弊如各司諸宮折受之類一切革罷然後可以誠小民也 上然之○上御召對講聖學輯要教曰是書序次聖賢道統之傳以文武爲首矣我朝諱四聖名自 孝廟朝始今於道統之首不諱名可乎此後其並諱文武名又曰丘瓊山大學衍義補甚精博然猶不若是

書之緊且切也予思先正欲書賜紫雲書院
扁額而聞　孝廟已賜額故特製輯要序文
庸示表章之意仍遣儒臣致祭于紫雲書院
錄其後孫○命銓曹收用前朝忠臣金澍後
孫澍當高麗末奉使中朝回到鴨綠江聞高
麗已革命三日痛哭寄送朝衣於家人使之
招魂以葬遂入　天朝至老死不歸至是筵
臣白其事遂有是命○致祭于高麗忠臣鄭
夢周命祭文稱公不稱名○教曰餓莩載路
不得掩骼生不能使之安業死不免爲烏鳶

食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念之及此王食靡甘
諸道道殣之不得掩土者卽令一一收瘞○
修渾天儀先是　世宗朝刱制儀象建欽敬
閣於景福宮壬辰之亂盡爲灰燼　宣廟回
鑾首命領議政李恒福講究舊制建閣於昌
德宮璿欃門內後爲萬壽殿儀象亦殘缺
顯宗朝祭酒宋浚吉請復欽敬古制遂命李
敏哲就蔡傳稍加損益爲儀象其制內闕四
游玉衡又去白單環　肅宗朝命敏哲重修
舊儀建齊政閣于昌德宮熙政堂之南以安

之至是 上以 肅宗朝副鑄儀象歲久差
吪命安重泰等重修建揆政閣于慶熙宮興
政堂之東以安之○夏四月行次對羣臣議
賑爭不已臺諫糾其失 上曰天地交泰然
後萬物成上下交孚然後庶事理秦皇懲周
末頽弛之弊繩之以法羣臣救死不暇豈復
有情志交孚者乎當此之時和氣索然上下
怨叛比及二世而亡漢高懲秦苛法濟以寬
簡故朝儀不嚴至有劒擊柱者及叔孫通制
禮始曰乃知皇帝貴也自晋唐以迄于我朝

皆文勝其質而今則君臣之間幾乎否隔故
予欲損有餘補不足使和氣相孚情志流通
也○五月冬至正使洛昌君樘副使趙尚絅
書狀官李日躋回自燕京進明史之朝鮮列
傳謄本先是皇明祖訓大明會典等書載我
朝 宗系及 太祖開國事全爽其實 宣
祖朝遣使辨正猶未盡正於瑣史 顯宗壬
子本國使臣之赴燕者見皇明十六朝紀載
仁祖登極事語多誣衊 肅宗丙辰遣使辨
之及聞清國自康熙季年命熊賜履王鴻緒

等修明史本紀二十餘卷列傳七十四卷雍
正又使張廷玉徐乾學等續修志表功幾完
就 上曰若過此會雖悔曷追丙午秋命西
平君橈金有慶爲正副使趙命臣爲書狀官
奏請釐正且請先頒本國列傳禮部回咨云
書成之日自當頒示至是復因橖等之行具
奏力請始得準許雍正親御午門命禮部侍
郎王圖炳以明紀中本國列傳謄本頒賜曰
皇上感國王誠孝全史刊布之前有此特頒
橖等回奏 上告宗廟遣使謝恩命橖賜馬

尙絅日躋並加資其所賚來貂皮錦緞下畿營俾補賑資○時都下癘疫日熾死亡相續上命給病癘者糧米教曰　祖宗朝設置活人署可見爲民之盛意今則有其名而無其實況於此時尤豈不飭勵飢者付賑廳病者付活署有飢斃乃賑廳之責有病斃即活署之咎備局題給藥債使加意救療○教曰京賑已畢野麥方登流丐之欲還本土者量其遠近酌給粮資以濟路飢念此饑民何忍常供每日減御供米以給賑廳俾補賑資內下

習十甕亦令補賑○上親書尊聖廟正士習務誠實九大字命承旨中使宣諭大學賜以法膳教曰諸生誠能滌舊染勵身心有濟濟之義則豈非邦家之幸咨爾大司成體久任勸奬之意勗哉翌日大司成徐宗玉率諸生進箋謝之 上答曰孟子云有爲者亦若是何必待夔而後教胄子爭爾須體 列聖朝培養之意莫忽寡躬之否德孜孜勤勸師夔而勉勗爲是年七夕製泮儒徐海朝與同舍生李復齡誤換文券海朝居魁而實復齡

文也兩人競相推讓 上喜曰比見士風大異疇昔教導之效其可誣乎遂命銓曹除海朝復齡職○六月大旱親禱社壇不雨乃命減膳教曰昔晉大旱穆公因縣子所對而閉門還市其還市三日以伸刻責之意仍命入金吾秋曹文案親行疏決凡定配宥放者百十有三減等者六十有二量移者五十有三出陸者三遂飭捕廳及八道兩都疏釋罪囚○上屢親禱雨未得霈然每語及民事輒嗚咽泣下遣二品武臣行童子蜥蜴祭於春塘

臺及慶會樓池邊凡三日而罷以六慾下教
自責曰欲務誠而反多虛偽此予慾欲去奢
而未見大布此予慾欲為民而乃無實惠此
予慾欲振紀綱而分義日隳此予慾欲調時
象而乖激轉甚此予慾欲飭百司而玩愒猶
前此予慾仍命政府廣求直言○判中樞府
事李台佐請禁閭巷奢侈之弊 上曰 先
朝以木綿為衾而予則為紬衾此亦不及
先朝矣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草上之風
必偃上行下效可也若以威令禁奢侈則非

化民之道也○命除捕廳剪刀周牢之刑筵臣有言剪刀周牢甚酷若施此刑則雖寃枉者未有不誣服 上立命革罷○秋八月上幸明陵民有犯耕於御路者 上曰民習雖頑禾穀奚辜况歉歲之粒粒辛苦者乎仍命治道僅通輦路及回鑾取見路傍禾穗多不實命減尤甚邑秋大同身布之半其次邑減三之一筵臣曰近來經費大縮宜詢有司而減之也 上曰不須問也皇朝亦有不問有司之教蓋有司常爲國惜費予則當爲民

矣○右議政徐命均言湖西大歉賊患漸熾
上曰皇明李自成之變由於失民心湖西舊
糴舊布之未捧者其令停之○冬十一月命
畿湖兩南三名日甲冑價米分給該道北關
貢價除防米二千餘石亦給該道使補明年
賑資又教曰京畿詳定米四千石白給其餘
六千石仍作軍餉湖西税太一萬石依昨年
例劃給大同米二千石白給湖南常賑租五
千石白給于尤甚邑大同米七千石依昨年
例留賑嶺南常賑租七千石白給于尤甚邑

大同米七千石亦依前留賑兩南尤甚邑身布身貢減其半糶耗參量劃給嶺東尤甚邑身布身貢亦減半糶耗盡爲許給海西延白兩邑無異於京畿尤甚邑常賑租五百石白給而歉歲安集莫過於不擾民湖西上番軍其令停番賑濟善否專在字牧若有不勝任者不待殿最其即罷遞○命設浦項倉於慶尚道迎日縣初嶺南之東沿千里無一儲積或北關告饑移粟則船運南沿水路三千餘里風濤甚險多臭載 上以爲憂監司趙顯

命狀請設倉儲穀於浦項以其距北關元山不遠便於轉輸也 上詢于廟堂遂許之自是北關有仰哺之惠南沿無遠輸之勞○上行初覆教曰唐太宗不過中主貞觀之治囹圄幾空鵲棲獄樹今獄案若是浩多獨不愧乎予若能治其國化行俗美則罪因之多豈至於此予仍命罪在可疑者傳之生議○以李匡德為湖南慰諭監賑御史金尚翼為湖西監賑御史李宗白為嶺南監賑御史遂下別諭于諸道使御史宣布大小民人勸其安

集眞居或減田賦或蠲身徭辭旨懇惻人無不感泣○以沈聖希爲濟州督運監賑御史命湖南大同米二千石儲置米三千石船運賑之

癸丑九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濟民又教曰董子正朝廷正萬民之說誠不易之常法今日先務不外乎聚精會神惟有是用迓新之日爲諸臣祝袪舊習廓公道只知民國莫戀時象與歲俱新也○以都下米直踊貴申禁酒令○南京人漂到金光道珍

島郡命具咨護送○嶺南沿海九邑減大同
米每結二斗騎步兵布三分一從道臣御史
之請也○上視學御明倫堂命講書官講周
禮近思錄大學生講中庸書傳討論文義從
容問難日昃始還宮○夏四月行朝講次對
上曰古昔聖王德澤猶及於昆蟲予不能保
民使舉國生靈顛連道路心乎嗟矣　祖宗
愛民之德今若不能追法保安民生則後世
將謂予何如主也戶曹判書金在魯以歲荒
稅縮請百官頒祿軍兵放料以小米參給

上曰荐饑至此寔由涼德予何忍獨享大米予御供亦欲代以小米而有關國體限秋成特減五分一宣飯米以下一切參換也諸臣以御供米前既減省今不可又減爭之 上曰天之生人本無貴賤上下而作之君師盖為保安民生歲饑民窮而獨享富貴可乎又命東朝供上外幷限今年或停捧或折半供進○五月 上謂筵臣曰君臣之間異於朋友朋友責善猶難況能盡言於君父對曰切己之言容受甚難倘以犯顏者謂之愛我

則可以爲嘉納之道也 上曰予工夫未到凡進言之人或有乖激者或有不得中者則不能無咈於心事過之後平心思之未嘗不慨然自歎也○上親臨鞫囚按獄之臣請令捕廳先問罪人得實然後上于金吾 上始難之按獄之臣固請 上不得已從之有頃悔曰罪人訊于秋曹上于金吾固也今治盜之廳反爲治逆之廳捕廳遂成金吾之幕府此路一開後來搢紳亦難免其禍也亟寢前命以爲後日法○六月 上因事謂度支曰

節儉實體行之甚有味予在内則衣以紵傘
以紬及至動駕然後衮與傘皆錦蓋動駕之
時固自有體貌在也咨爾有司其悉此以防
尾閭○秋八月教曰自古制刑俱有其法法
外取快終欠恤刑往者乙巳除壓膝昨年除
捕廳剪刀周牢之刑即今所餘者惟烙刑漢
文唐宗皆除肉刑笞背況法外者乎自今烙
刑永除之○冬十月宋真明言平壤城甚窄
又有窺峯宜增築中城　上從之○上命摸
寫御真教曰昔年恩賜不敢混于今御服宜

可更盖 肅廟朝嘗命畫工寫 上真容以
賜之也舊本奉安于潛邸彰義宮之藏譜閣
新摸二本至甲子重修慶熙宮之泰寧殿奉
安○先是 肅廟講禮記曾子問已籤其自
止而因違豫未盡講至是 上御晝講讀至
曾子問嗚咽流涕不能成聲經筵官齊聲言
小學曰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晉王裒不
忍讀蓼莪而門人爲廢其章請勿講此編也
上從之及是夕召對宣饌命有父母者歸遺
之諸臣爭取盈袖其無父母者空袖而退

上爲之愴咽諸臣亦莫不感泣○十一月右議政金興慶奏曰今當荐饑之餘無主之田舉皆陳廢而旱田無給災之例請令諸道查抄蠲免　上從之

○上召對講國朝寶鑑教曰寶鑑府史胥徒之告其官長庶民之告其守令監司皆有坐而近來上言之類語侵官長者甚多子弟之爲父兄訟冤者容有可恕其餘毋論輕重一切勿施

○遣近臣致祭于文純公李滉陶山書院令本道畫進書院及故宅

○十二月　上覽寶鑑中　世宗朝飭

諭刑官之文歎曰至矣盡矣予敢不述洛爾承宣書此教鐫揭本曹壁上仍命釋輕囚掃囹圄罪人凍餒者審察以聞○召對講陸宣公奏議 上愀然曰故左相李㙉勸予講是書故相洪致中趙文命亦以為言其意盖以予量狹而欲借是書以開發聽納之量也昔呂祖謙一介學問之士能因論語變化其氣質予講是書不能恢其量豈特負是書亦所以負三相也然三相已亡不及見予之講是書可悲也遂親製綸音數十行命政府求言

補闕拾遺今後備局次對非國忌無敢稟停
稟停之日承旨持公事備堂中無故者六曹
長官之有稟者同為入侍以為式仍令禮官
致祭三相○名對宣公奏議　上問講官曰
奏議中君上六弊予所有者幾何各言所見
參贊官洪景輔曰衒聰明好勝人恥聞過騁
辯給四者　殿下皆不能免焉侍讀官吳瑗
曰臣則以為恣強愎之外　殿下皆有之矣
上曰予識寡而學謏志大而才踈發言行事
之間果有許多病痛大抵慨世之心過而容

物之量少所以有好勝人之弊也事有失着便覺中心愧悔所以有恥聞過之弊也至若騁辯給則是學問不足之故也衒聰明則是識小志大之故也又有不當威而威者近於厲威嚴也惟是慫強愎一事予實無之又問臣下三弊諸臣自以為如何景輔曰諂諛顧望尚且難免畏懦二字又何可論乎 上命玉堂書進六弊○富平府使金尚星因綸音求言上疏略曰 殿下值至艱之會際極否之運譬如洪水滔天惟禹可以治之則破黨

二字此何等極工而惜乎 殿下經權互用
利義雙行只此蕩平先立題目事事物物未
能一付於理裁量太過比排太甚互對雙舉
如分兩段陟罰用舍無往不然以至于競之
徒輒得高官退靖之士未充實用則 殿下
之大建皇極惟才是用者果安在哉 殿下
本來氣質何等明粹而早無強師嚴輔之助
已有自行直遂之病方寸之地多少疵纇學
問不深操存不力天理日減一分人慾日加
一分膠固纏繞誠僞互雜乍聖乍凡倏王倏

伯而近又傲然自恃縱然自聖若勛華之治已占八九分地位者然正如汲黯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三代固勿論亦何以企及漢唐中主哉批曰職在外邑應旨勉戒上補闕遺下慨世道條陳明白其中指予病痛尤甚洞曉心用嘉之可不猛省所陳令廟堂稟處原疏付史官書諸史使知予過作可戒之鑑仍入留中昕夕省覽而自勉焉遂璽書錫馬〇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詢問良役變通右議政金興慶主口錢之議靈城君朴文秀

主罷鎮堡之議吏曹判書宋寅明請大同減二三斗作六斗大同而代捧結錢外方軍兵除番錢隨其邑大小定給幾額以其餘充一疋之代又或言良役不可變通議各不一上曰予為一國之父母不能救民則豈不有愧於善治一守令乎自古做事者豈無甲乙之論惟在在上者裁斷也○教曰男婚女嫁禮之大者或年過而未嫁至老而未婚為人子孫於其父祖或踰月而未葬或未能以禮祭即奢侈之所致也豈不慼哉風行草偃影

隨表準匹庶奢侈效朝士朝士奢侈效貴戚貴戚奢侈本自王公予雖凉德素惡者奢也莫曰寡躬之未躬率而忽諸尚方織造之品近皆命寢其令該院撤其機勿復禀○上以祭享時享官祭服用紬絹不能澣濯久則垢汚非齊明盛服之意不若代用苧布隨汚隨濯倣禮澣帛之意議于大臣大臣以爲承祭之服貴於蠲潔祭享禮幣以苧代帛至於祭服何獨不然 上可之○校理吳瑗等應旨上劄其振紀綱之目有四曰以誠實立根基

以剛毅厲志氣以宏遠定規模以嚴重尊體統也其廣聽納之目有四曰虛心以孚情志舍己以勇遷改恢量以祛忌諱遜志以受規益也 上嘉納之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

#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 英祖朝五

甲寅 十年春正月敎八道兩都曰勸農之道其要有六不奪農時也使民奠居也顧助農粮也備給犂牛也提堰灌漑也警飭懶惰也咨爾方伯體予至意益勵無怠仍命 世宗朝所刊布農家集成令八道兩都刊印廣頒○上將親行祈穀祭于國社旣誓戒有逆獄當親鞫 上曰爲民祈年豈不重耶命過祭後乃鞫弘文館以爲此非嚴鞫體之道上箚爭

之竟不從過祭明日行朝祭於明政門蠲軍民已故者之丁布然後始親鞫鞫囚金遠聲無其實宥釋出獄而斃　上聞之惻然曰予殺不辜也史官書予之過使後世人主鑑戒也仍飭道臣守令之濫刑者○命以備堂分差諸道勾管堂上初朝家以良役偏苦設廳議變通之策至是　上以諸道豐歉及民生疾苦無以詳察遂命大臣薦曾經方伯習知本道事者差出勾管仍教曰良役設廳未久中止欺民甚矣今者勾管著有始無終則又

將欺民矣九重蔀屋如隔天壤廟堂道臣互
相疑阻若是而民情何以導達良役何以均
齊雖有道臣凡係民瘼之商確講定莫如勾
管況聞中朝有十三科道此豈無按察之人
而然哉今既分差八道咨爾勾管之臣凡水
旱備禦荒年賑濟須與方伯預確善處爲後
講陸宣公奏議又教曰陸書中茶塩兩稅備
水旱等說誠爲切實其令諸道塩穀別爲儲
置使備局勾管用備水旱○命竪碑於莊陵
從江原監司尹陽來之言也○二月 上方

行次對有鵲來豖右史毛席 上曰微物亦欲及時營巢民事之不可緩可推知也哀我赤子無衣無食顛連道路須飭諸道使之安土至於鰥寡孤獨文王之所先也壯而無妻老而無夫者多今當陽春尤宜軫恤內而京兆外而方伯另加訪問顧助○夏四月濟州妝貢枳 上曰夫子不時不食今枳乃不時也事涉猥屑徒貽民弊令廚院下送此後勿復封進○行台對 上曰李基夏爲訓將時嘗因岳武穆禦兀朮麻札刀之法製進戰車

一面搶一面劒今觀李忠定奏議其團結軍
伍之法造作戰車之制極其詳備其議軍政
教車戰兩劄令玉堂謄出自政院頒示各軍
門大將○命儒生孔宗洙居齋泮宮月給其
廩宗洙以大聖後裔其先當高麗末持譜牒
来我國故有是命○上謂惠廳堂上尹游曰
予近讀李綱劄其所論常平法於民國可謂
俱便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
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饑困云
者誠至論也卿方主管賑廳其須盡心於常

平之制先將見在錢貨從便易穀務加儲峙
用備水旱毋使都民有穀貴艱食之患○命
弘文館抄進歷代名臣奏議弘文館揀取君
德聖學敬天仁民勤政賞罰知人聽言戒逸
慾謹名器等諸篇以進仍上劄勉戒　上賜
批嘉納○上教曰予覽故參議安邦俊所撰
抗義新編文烈公趙憲方其時名稱未著職
秩且卑而能倡義與七百義士赴亂殉節豈
不卓犖煒炳乎田横之五百義士往史義之
而趙憲倡率之人同時捨命至於七百之多

不可與田橫同日語矣特遣儒臣致祭于趙憲殉節之墟而七百義塚別撰祭文同為致祭又命刋進重峯趙憲別號朝天錄及日記而餘件分頒于錦山沃川書院後數日復命忠烈公高敬命與趙憲同享一祠一體賜祭趙憲後孫錄用○秋七月教曰日食之灾古人最慎之而近者徒知水旱之為灾至於太陽之薄蝕視若尋常此豈謹天戒之道哉親臨救食載於五禮儀而今則廢久自今以往每當日食非國忌及有故日予將親臨其令該曹

臨時禀行○上飭諸道監司守令民之避役
者招徠安集新歸者減稅蠲徭務盡蘇息之
道因講詩之鴇羽而興感也○上幸章陵歷
臨金浦郡命依 先朝辛未故事地方官及
並站邑量減今秋大同遣禮官致祭于文烈
公趙憲書院贈領議政尹暹贈判書尹棨墓
及六臣祠召見郡中儒生勉之以尊聖窮經
劃給位田於鄉校又賜耆老民人食物放釋
本郡輕囚○引見諸勳臣於暎花堂宣醞賜
詩勉之以安不忘危○冬十月召將臣於春

塘臺宣醞以御筆書下三條一曰愛恤軍兵
二曰嚴其紀律三曰無怠教習仍刊揭于各
軍門壁上

乙卯十一年春正月朔朝　上御仁政殿受正
朝賀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上將分
遣御史于諸道廉訪命備局議定節目備局
取前後下教及疏啓中事關廉訪者撮要成
節目以進之【節目】一御史必捉可據文書後始為封庫也一非往邑則雖有所聞自可歸奏毋得一體書啓也一御史往来秘密毋得淹滞也一營將治盜譏詗馬政亦令廉察也一料販牟利最為厲民者也一守令之餘結以錢代捧也一還穀儲置私分

影幀年久漫漶問議大臣儒臣後涓日移安于慶德宮之光明殿使畫師李琦張得萬摸寫越二十日 上親隨詣永禧殿行還安祭○命以北道富寧屬南邑茂山屬六鎭初富寧本屬六鎭而 肅廟甲子設置茂山郡屬之六鎭然茂山新設邑力凋殘富寧疊應南北之役民弊滋多至是道臣以聞 上命富寧應南邑之役茂山應北邑之役○九月朔辰時日食 上以淺淡服出臨仁政月臺示設幕次向日而坐以救食至復圓乃罷儒臣

陳故事勉戒 嘉納之○冬十一月 上語筵
臣曰我朝家法甚嚴予在潛邸持身有加於
律己儒生惟恐大其聲色或上於人故今位
在君上常恐政令之或過以致後悔朝臣愼
毋使予爭放肆也○持平李錫杓上䟽極言
袞闕時弊一曰和壹内以篤聖化二曰敎元
子以養德性三曰抑近隷以肅内治四曰辨
羣下以精選任五曰恢言路以勵士氣六曰
勵廉恥以崇名節七曰革奢侈以昭儉德八
曰振紀綱以警頹俗 上方名對䟽入即賜

批曰年少新進有懷無隱深嘉愛君之誠原
章留中無當加勉有當猛省至於首揆事湊
合徽細訐揚大臣是果出於公心乎仍遣史
官敎諭領議政金興慶又教曰文彦博賢相
唐介直臣而特拜英州別駕以黃門護送盖
特補者敬大臣也護送者勸直臣也今李錫
杓所陳切直豈可以斥大臣訑訑也李錫杓
除授咸悅縣監特令乘馹以示予重國體奬
直臣之意

丙辰十二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

農且戒苛刻姑息之政○命復設安陰居昌等邑以戊申亂時革邑故也○命公債限十五年私債限二十年非身存者並蕩減從大臣言也○東萊多士疏言壬辰死節人宋象賢文也鄭撥武也不可同享一祠請分享兩祠 上曰俞應孚亦是武臣而同享六臣祠朝家惟當表章節義文武不當論也遂命合享一祠○夏四月冊 元子爲王世子告廟頒赦○上謂筵臣曰三代以後惟漢以寬大立國故文景之際紅腐相仍及其亡也民猶

謳吟思之宋亦仁柔立國至四海殷富旣亡
復興一隅南渡尙保餘業此皆不刻薄不暴
歛之效也○五月 上教曰侍從自外還則
每以民弊仰達其他守令旣無奏達之路亦
民瘼當何以盡知法遽名官所言輒施輪對
舊官之言非徒不施或請推考遠地至殘之
縣皆差鄉人近邑稍饒必擇京華士一薦以備局
又隨其人而從違其請哀我遠氓亦獨何罪
自今差守令勿如是也○判尹李廷濟言蟲
食四山松宜發軍捕捨 上曰方今黨論之

蝕國脉甚於松虫元氣乖和蟲灾何悴修省之道予當自勉卿等亦力扶元氣使和氣及於山川草木此乃根本之政也○命錄用戊申死節人南延年李述源子孫○下教于監司守令曰凶年之顚連者監司守令知賑救之樂歲之顚連者不復置心任其飢死道路何其與一夫不獲若撻于市者異乎○六月大臣言編配遭父母喪者許令歸葬法無其文也 上曰王者以孝為治如之何其不歸葬也可令歸葬○冬十月 上幸文廟行酌

獻禮○雷震靖陵紅箭門外檜木 上下教
責躬減膳三十日召大臣卿宰講弭災之策
諸大臣迭相陳戒又言戶判務節約經用內
官有嫚語外言流入亦不可不察也 上曰
我朝家法自別且予以旁支入承有異於生
長其手故未嘗昵比此輩決不至啓寵納侮
使此輩橫恣漢唐中主之所不為予豈為之
仍命查問內官罷其職趙顯命以開言路明
賞罰保聖躬纏纏陳戒 上大加褒納顧史
官曰如此嘉言不宜泯沒○命復公洪道民

朴聖昌户聖昌刺殺父讎詣官請命監司李
宗白以聞事下刑曹刑曹覆奏曰聖昌即周
官殺人而義者也幼稚逢變竄伏流離纔及
長成快復九年之讎其事甚奇其孝可尚正
合律條不告官擅殺杖六十之文其母金目
盲力弱不能拒凶悍之男勢所固然而其子
復讎之言樂聞而助成之此可暴積年隱痛
之心設有處義之未盡亦合廢疾者罪不至
死勿論之文也 上命弘文館博考古事弘
文館引唐張審素子瑝琇梁成安樂子京雋

本朝申濔子用洸復讎事言聖昌不當罪也
上判曰非特韓愈之議往牒與國朝古事俱
有可援夫聖昌以九歲稚兒能記父讎尋母
於九年之後雪恥於白晝之中比諸前人可
謂特異自首官庭視死如歸亦無愧於昔之
王世命矣特令除杖放送亦為給復以彰其
孝其母金亦放使聖昌護歸事諭道臣○教
曰耽羅一島處於絕海雖小歟其民難耐倍
於陸地昔年矜恤之聖意藹然羅里舖之設
蓋為此也近來百事解弛亦作文具且因年

利弊之幻弄其穀栲然吁嗟島民其何依乎頃者賑資雖自本州當之繼歲之謀豈可少緩令備局分付本道及本州設施之方着意舉行俾令終始有效○十二月命禁亂廛現捉屬公之弊○先是差擬監司兩界外諸道未嘗問議大臣時值兩南災荒特命問議差擬遂爲定例

丁巳十三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仍命蠲免貢人舊逋又以五條下教飭廟堂方伯曰其一誠欲寅協莫若忌舊習欲忌

舊習莫若汲汲國事同胞之民在於溝壑矜
之濟之惟恐或遲則國事不待勉而自勉舊
習不期忘而自忘其各勗焉其一生民休戚
惟係守令國之治亂在於得人至若營將閫
係重於守令兩銓之臣體予意雖非大政無
少放過苟有貪虐之人乃銓曺之所使可不
飭歟其一守令七事農桑爲首爲守令者能
修舉此道予道臣中飭守令俾有實效考其
勤慢歲末以聞其一今予望於字牧者卽循
吏也貪吏之弊止於一時要譽之弊流及他

民以實心而祛民弊以實心而奉朝令以實
心而循常典純然一出於公民受實惠可不
勉焉其一農政之大在提堰道臣守令之辭
朝既有別諭而視若例常主管堂上亦成文
具及此春水着力修儲亦令主管堂上廉察
以奏○夏四月慶尚監司閔應洙疏言故參
判曹偉之寃死故左尹郭再佑之立勳故郡
守趙宗道之死義請並賜諡從之○命洪忠
監司建鄭忠信廟錄其後○六月天甚熱
上猶講學不輟至夜鼓四下乃罷大臣言太

勞神用　上曰人主一心萬化所本豈可以
日熱怠乎　祖宗朝必不爾故予使承旨李
成中溯考故事盛暑開講未有考祈寒則有
之寒與暑寔擇哉況一月六對尤可見　祖
宗勤政之盛意也○秋七月　上將祈雨于
社稷時　上不豫筵臣言在誠不在禮　上
曰成湯非不足於誠何為代犧桑林乎竟親
行還至金吾門前命承旨放釋輕囚越二日
復親祈太廟不乘輦不張傘至廟門雨下衮
冕盡濕達宵祗事明日還宮遣宣傳官勞問

軍兵○八月 上御仁政門行朝叅飭朝廷
黨習○九月命銓曹調用孔氏初 上未詳
國中之孔爲先聖裔至是筵臣言先聖五十
三世孫紹仕元爲翰林學士當高麗末魯國
長公主來嫁恭愍王紹陪而來因家東土東
土之有孔氏始此故有是命○上幸健元陵
歷謁顯穆徽崇懿惠六陵召見京畿監司及
守令于齋室駕還明日行晝講犒饋軍兵○
因儒臣所奏命賜書冊於北道又以鍾城進
士韓夢麟之讀書自修特命調用○時有雷

異星變　上下教責躬求言減膳十日政院以立紀綱恢言路陳戒大臣三司皆上劄陳戒並優答之○閏月三南六鎭饑命兩湖尤甚邑今年軍米布全減饑甸最甚四邑依兩湖例施行兩湖騎步兵布減半北關備局句管內奴貢米限三千石劃給六鎭以補賑穀又以嶺南儲置米二千石舟運遣御史監賑○冬十月掌樂提調尹淳奏於講筵曰太廟樂章次序多未解者惟我　世廟欲復古道世室各有樂章故　四祖曁　太祖太宗世

宗世室皆有樂章而 文宗以下則廟樂未備獨 宣廟室有之竊聞文昭殿未廢時列殿皆有樂章而逸於壬辰之亂 四祖祧遷後樂章尚用於前殿故以次遞降不得用於當室而 顯廟以下諸室還用 四祖樂章禮節甚顛錯故 列朝以來李廷龜黃廷彧吳允謙宋浚吉李鳳徵皆請釐正而重其事尚未遑焉李世弼以為雖難遽改就其中稍定次序為宜云其所輯樂院故事須有取進之教矣 上曰當待盡覽後更議仍教曰樂

院之樂比前繁促昔人占國之隆替必在於樂提舉知此意申飭○命大臣備堂三司長官兩局大將道臣留守勿拘文南武各薦人才敎曰忠厚篤實深沈有局量者上也敏達捷給者次也宜體此意薦進焉○十一月命禁軍以行伍試藝陞之著爲令○上慮因謂筵臣曰先朝每當御膳進供有雉雞獐兎之生者放諸禁苑故司僕吏隷多於後苑中捕食云予亦於活雞之屬皆令放之盖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之義也○命匿名書之揭大路

者先見人即去之傳說者繩以重律○十二
月筵臣以程文之弊爲言　上曰蘇軾賢矣
哉得失置之度外憂君德不進也雖然亦惟
在上者之導率而已
戊午 十四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
農○命船運嶺南儲置米二千石于北關賑
饑○夏五月安東儒生私毁文正公金尚憲
祠　上曰文正精忠大節炳烺後世敢私毁
其祠乎亂民也首唱者刑配○秋七月　上
親書大公史筆命揭藝文館壁教曰以司馬

光之識猶書諸葛亮入寇史官筆法難矣況偏黨之後史筆安保其無低昂乎唐太宗外人君未有取覽史冊者其公與不公有誰知之予特書四字揭壁者實欲大公其史筆也

○八月 上命申嚴白衣之禁右叅贊李德壽疏言萬物始於東成於西東方之人尚西方之色蓋取其有始有終況東俗尚白前史多記之若隋書宋史及皇明董越所錄是已俗之成也數千年今而改之未見其可也

上曰元亨利貞所包者元也惟元也故能承

貞秋冬之所以成終亦春也我國尚白雖是
先儒之言不過謂其俗尚也我國處於青丘
立國以仁其色尚青所以從仁也況忠質文
之迭更亦有隨時之道顧今世道刻薄生民
蕭然朝廷之上未聞仁厚之風此時當尚青
乎尚白乎○慶尚監司李箕鎮將辭陛奏曰
崇奬節義有國所重也高麗忠臣吉再宜賜
諡致祭以為激勸之方 上曰賜田種竹圖
僕之志確乎不可拔逝者有知豈以賜諡為
有光耶筵臣言鄭夢周朴尚衷皆前朝忠臣

先之識猶書諸葛亮入寇史官筆法難矣況偏黨之後史筆安保其無低昂乎唐太宗外人君未有取覽史冊者其公與不公有誰知之予特書四字揭壁者實欲大公其史筆也

○八月 上命申嚴白衣之禁右參贊李德壽疏言萬物始於東成於西東方之人尚西方之色蓋取其有始有終況東俗尚白前史多記之若隋書宋史及皇明董越所錄是已俗之成也數千年今而改之未見其可也

上曰元亨利貞所包者元也惟元也故能承

貞秋冬之所以成終亦春也我國尚白雖是先儒之言不過謂其俗尚也我國處於青丘立國以仁其色尚青所以從仁也況忠質文之迭更亦有隨時之道顧今世道刻薄生民蕭然朝廷之上未聞仁厚之風此時當尚青乎尚白乎○慶尚監司李箕鎮將辭陛奏曰崇奬節義有國所重也高麗忠臣吉再宜賜謚致祭以為激勸之方　上曰賜田種竹罔僕之志確乎不可拔逝者有知豈以賜謚為有光耶筵臣言鄭夢周朴尚衷皆前朝忠臣

而我朝賜謚也 上可之仍命該曹錄用三人奉祀孫○蓮城守樸疏請重建英陵神道碑又言健元陵獻陵英陵俱有神道碑穆陵亦依其例竪碑神道以彰 宣祖中興之烈上召諸臣問英陵神道碑始建復埋之故注書金始煒對曰筆苑雜記言 太祖太宗世宗三陵皆有神道碑及 文宗顯陵將立碑朝議以為不必如私家立碑遂罷之自此園陵不復立碑英陵遷厝在於是後舊碑之埋而不竪者此也 上曰帝王家異於匹庶豐

功盛烈無不登諸史冊昭垂後世安用碑爲
遂命寢之○冬十月召對講丘濬衍義補敎
曰禮樂本於一身鐘鼓玉帛乃其儀節也
世宗朝海州産秬黍南陽出磬石遂與名臣
制作粲然我國未嘗無樂而但今無解聲律
者繁音促節非復 祖宗之舊且如與民樂
之曲其聲悠緩古稱往來東西闕而一章猶
有餘音今也則不然以禮言之我朝之五禮
儀即皇朝之大明集禮而朝無習知者凡有
大禮一委鴻臚吏以其臆見顚倒變亂寧不

寒心在朝之士分門割戶戈戟相尋無復有
師師之和氣故禮樂不作矣○命秋曹更鑄
杖究須于八道時京外刑杖多違式 上教
曰近來外方用刑之濫酷實爲痼弊殺一不
辜取天下孟子非之人君尚如此況方伯守
令乎刑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而官長
因其血氣之怒不念人命之重欲立威濫殺
愼刑之義豈如是乎訊杖大小自有定限一
依杖究無敢違越又飭士大夫家私自施刑
○時海西谷山府關東伊川府多竊發之患

上問羣臣以戢盜之方皆曰伊川谷山素稱逋逃之藪若差遣武倅則蔑不戢矣 上曰不然治盜之政惟在其人不在文武彼為盜者原其初則亦良民刼掠剽竊豈其樂為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漸染薰陶相觀為善乃王政之本是予所望於守令者也體予懸恤之意不徒以捕獲嚴治為務盡心撫摩使龍蛇化為赤子可也以此下諭于谷山伊川府○下教諸道申明鄉飲酒禮

己未十五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

農復諭太常寺祈穀祭粢盛務令精潔○先
是貧民過時未婚嫁者命自官助之至是又
教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京中婚嫁之過時
者亦令京兆搜訪度支顧助○始親耕耤田
教曰周公輔成王以七月無逸作爲訓戒使
知稼穡之艱難歷代帝王求其本則皆自農
而始親耕之禮禮官問于大臣刪繁文擧行
禮曹判書尹淳言今驚蟄後吉亥在正月二
十七日地脉堅凍不利耒耜待二月亥行之
便也 上曰禮言孟春之月況節候適在是

月乎淳曰蕭梁天監年間以二月行事 祖
宗朝或行於正月或行於二月宜隨時變通
也 上曰上從三代次遵我朝何必用蕭梁
之禮乎況行此禮後八路始可耕作其以今
月二十八日行之淳稟節目命先遣大臣相
藉田親耕處造御齋室二間用土爲墻以户
曹判書爲耕藉使穀種盛用青箱牛用黃牛
覆以青勞酒不可殺農牛以豬代之及期
上親祭先農壇祭用五禮儀祭先農儀無送神禮遂親耕如
儀耕藉初殿下還大次羣臣各俟于次奉常寺正具朝服帥諸執耒耜者先就位謁者

引侍耕從耕諸執事及文武百官皆朝服以次入就位觀察使邑令及諸縣令各就位左通禮詣大次前俯伏跪啓請中嚴殿下改具遠遊冠絳紗袍少頃左通禮啓外辦殿下出次左通禮啓請乘輿殿下乘輿軒架樂作左右通禮夾引至觀耕臺南階下左通禮啓請降輿殿下降輿禮儀使啓請執圭近侍跪進圭殿下執圭禮儀使前導至耕耤位南向立〔每立定禮儀使退俯伏於左〕樂止禮儀使啓請行耕耤禮耤田令進親耕耒席南北向跪俯伏搢笏解韜出耒東向立授奉常寺正奉常寺正以授近侍承旨進之司僕寺正進牛〔隨牛人二人隨之〕禮儀使啓請搢圭受耒殿下搢圭〔如搢不便近侍承奉〕受耒耟樂作近侍一人與高品中官二人〔中官常服〕共執耒司僕寺正執轡〔兩牛共一轡從後稍左執之〕五推禮畢樂止近侍受耒耟復轉以次授之耤田令復于韜禮儀使啓請執圭近侍跪進圭殿下執圭禮儀使導殿下升觀耕臺軒架樂作升自南階樂止登歌樂作殿下即座南

向樂止謁者引從耕宰臣大臣就親耕位之東畝稍北又引從耕宗親就親耕位之西畝稍北諸執耒耜者隨之各授耒耜執之〔諸助耕隨牛人各從之〕軒架樂作行七推之禮訖退復位樂止謁者分引從耕諸判書臺諫各就耕位〔吏判在宰臣畝之東大憲在吏判之東兵判在宗臣畝之西大諫在兵判之西稍北〕諸執耒耜者隨之各授耒耜執之〔諸助耕隨牛人亦各從之〕樂作行九推之禮訖樂止謁者分引侍耕從耕官及文武百官俱就觀耕臺下依初位序立奉常寺判官率庶人以次耕于百畝耕畢乃退耕藉使升自東階進幄座前稍東西向立陪耕耆民進臺下北向四拜訖跪都承旨進當座前北面承教退之南階之東西向立宣教而退左通禮承教西面宣教曰敬勞耆民耆民四拜皆退復位禮儀使啓禮畢〔賛儀亦唱〕殿下降自南階登歌樂作至臺下樂止左通禮啓請釋圭殿下釋圭近侍跪受圭左通禮啓請乘輿殿下乘輿軒架樂作至大次入內樂止侍耕從耕者及

文武百官皆退捧青箱官以種稑之種傳授奉常寺正捧至耕所播之判官帥主簿眡終百畝奉常寺正省功畢至大次北面跪啓功畢訖皆退命耒耜牛衣藏于太常耕牛養於太僕浚其齒禮畢 上御觀耕臺召見諸大臣及京畿監司守令監司錫虎皮楊州牧使錫弓矢 上謂諸臣曰若如今日國事庶可爲矣唐玄宗亦行親耕而終致天寶之亂予心亦安保其終始不怠耶從今以往望卿等於民事常如手操耒耜時也遂命禮曹停今春謁陵使農民專意農作明日行勞酒於仁政殿不須赦但命承旨釋

輕囚○命給糴耗四千一百石于京畿使補
賑資○慶基殿忠義李聖昌等疏言國家視
全州如周岐漢豊特建殿宇以奉 太祖影
幀壬辰之亂奉影幀達于龍灣亂定還奉之
請立碑殿庭以記其事 上許之○二月陳
奏正使金在魯副使金始煐書狀官李亮臣
回自燕京始頒明史印本全秩其中本國列
傳與壬子所頒謄本無一字差異 上以始
得完本告廟頒赦在魯錫馬始煐亮臣並加
資○夏四月命行親省牲親誓戒之禮初

上覽皇朝郊祀儀教曰省牲之禮非特皇朝
行之古禮亦有夕牲之文而至於親誓戒向
者臺臣疏陳之皇朝典禮又如此令議大臣
大臣議言皇朝典禮雖如此我朝五禮儀既
無其文邦家自有制度卒難刱行 上曰無
於禮者豈可刱行而戒百官之文既在禮文
但無親行語節目之小者不必義起其大者
烏可已乎自今清廟親享前七日當於法殿
親戒百官定式舉行○進宴于 大王大妃
教曰上老老而民興孝絜矩之道也令稱觴

慈闈豈可無推恩之道況愛日之心上下奚
間朝臣年七十士庶年八十有子孫者京而
度支外而本道量給宴需使之榮親婦人者
老亦給宴需○五月始親祀雩壇近例雩壇
未嘗親行祀時久旱 上親禱社壇北郊還
御仁政殿疏決終不雨乃敎曰雩祀之禮禮
經所載郊壇躬行本非儀禮若湯詣桑林爲
民義起況禮典所在者乎乃命牲牢用牛二
羊六豕七虔誠親禱于雩壇明日大雨 上
曰祈雨三日內報尺則例有報謝祭報謝祭

待晴擧行禮曹言五禮儀立秋後報祀　上
曰待立秋之文謂御正殿也今猶不御正殿
待立秋太晩其依前命即行報祀之禮不行
久矣今玆雩壇報祀牲牢用羔四豕四申明
舊禮○幼學金台南上疏曰　中宗朝廢妃
愼氏之寃至今數百年而人情未嘗不抑鬱
咨嗟當初廢位不過以一時羣議之所逼迫
而非　中廟本意金淨朴祥當　章敬王后
上賓之初請復位號申奎又疏請於　肅廟
朝肅廟覽疏詢議諸臣別立廟修典祀而以

位次之難便獨不舉復位之典國家典章未
免欠缺之歎請夬舉徽章速行復位之禮批
曰所陳事豈特國人之抑鬱卽予心之尤為
痛傷處也但追復　莊廟之日於此事猶示
難處之敎聖意所在可以仰揣不敢輕議當
下詢處之是年春　上因事起感命中官守
直　愼妃祠宇未幾台南之疏至　上語筵
臣曰君心趍向不可不愼漢武好理財則理
財者進好開邊則開邊者進今台南必因中
官守祠而為此疏也然入君用言當觀其當

否而已乃召大臣卿宰詢問諸臣皆請復位
上命諸臣小退復入教曰事係重大故俄告
于　慈殿則　慈殿教以　先朝嘗欲復位
因大臣之議參差而不得行末年以不能並
舉有嗟惜之教可以仰揣聖意也復命禮官
問于在外大臣儒臣又令百官獻議僉議詢
同乃命禮官講定復位儀節擇日亟舉縟儀
上詣愼妃祠展謁移奉神主於慶德宮爲善
堂改造新主追上謚號曰端敬徽號曰恭昭
順烈陵號曰溫陵埋舊主於陵所　上復詣

慶德宮奉神輦陪詣大廟祔于 中宗室親
祭○六月教曰昔宋藝祖洞開重門曰政如
我心法殿臨御之時惟闢兩夾人君御殿豈
同常時今後御法殿之時洞開前三門○初
上爲邊民水旱不虞之備北關內奴婢身貢
特命各留其邑而令備局會錄近歲頗不遵
行更申前教定式施行○秋八月 上御崇
政門行朝參召五部父老詢問民弊有以京
騎兵之弊爲言者 上以問京兆之臣左尹
李普赫對曰京騎兵之名始自國初戶額爲

一千而保人為三千其戶在京其保在鄉盖
無論戶與保並收布二匹以備京中諸處役
軍雇價自設各軍門以來良丁無以塡補侵
督充定之際都民自爾騷擾也 上曰王者
爲民豈可聞其弊而不之恤乎京騎兵名目
自今革罷亟令備局變通區處○冬十一月
命以釜山鎭依滿浦白翎等邊地例施行三
鎭僉使赴任周年之前勿移他職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二

英祖朝六

庚申 十六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二月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光宣以毋臨三十九年宗臣廷臣請之也 上御仁政殿率百官進冊寶陳賀頒教召大臣三司及金吾刑曹堂上於熙政堂行疏決凡放釋者數百人○夏四月命續成典錄通考從右議政俞拓基之言也 上諭之曰刱業中興之君尚寬大故國祚綿遠繼體守成之君務

苛刻故子孫促亡輯是書者不可不知也○五月命焚黥刺之具　上覽諸道啓狀有刺字語疑黥涅尚存於今以問右議政俞拓基拓基對曰我國循用大明律大明律有竊盜者刺字之文故今之議讞者雖引其文未嘗用其法也筵臣言我東黥刺之法刺其臂不刺其面自古未嘗用其刑而刑具則尚在法曺也　上曰身體髮膚同受父母其爲毁傷面與臂一也一傷之後雖或自新何能爲平民乎遂遣承旨往秋曺取其具悉焚之諸道

所在者令道臣收聚焚之違令復用者繩以
重律教曰比律引用雖曰空名安知後來不
有實其名者乎宜去此名勿稱也○始親傳
香祝命凡祭傳香雖值齋戒服衮龍袍忌辰
傳香服無揚黑圓領袍傳香次序先太廟次
永寧殿次各殿次陵寢墓廟陪香祝者雖值
動駕結陣之時令本營開陣由正路而行太
廟門內別設香祝正路著為式○六月命減
今年田稅初 上憂念民事欲減大同之半
右議政宋寅明奏曰減大同不如減田稅

上乃教曰噫予凉德澤不及民民不聊生念彼蔀屋不知廣殿之凉燠室之溫大同減半視漢文猶有歉然均民大政何可屑屑全減今年田稅使我元元均蒙實惠又教曰今此減稅之命便是轉危為治之機君臣上下當以草衣草食為心而做時不如說時者我國習俗然矣凡係靡費等事宜一切減省九營繕特為停罷明年三名日甲冑進上亦勿封進○上講丘濬衍義補至折獄惟良之文教曰昔宋太宗始用儒士為司理判官以其能

用經術之士使之審獄故有平允之效若行
此道今亦猶古也仍命另擇刑曹郎官凡議
律勿專委律官爲長官者亦以其能否爲之
殿最以飭勤慢○加上 孝宗大王謚曰明
義正德 上親祭太廟上冊寶還御殿受百
官賀頒赦○閏月宗臣等以 上功德䟽請
尊號 上不許左議政金在魯等率卿宰會
賓廳啓言 殿下自在潛邸出天之孝因心
之友藹然純篤逮陞貳極履至尊屢遭艱會
至行益彰近年以來宗廟闕典靡不畢舉先

烈益闡聖孝彌光至若子惠之澤普洽烝庶
大公之心一視羣下戊申勘亂之烈實載籍
之所罕有臣等欲借數字之表揚而昭揭千
百代之下 上固讓不許百官宗臣歷旬日
庭籲 慈殿聞之勸 上勉受 上欲先上
大妃尊號以問諸臣元景夏對曰宋仁宗天
聖三年受尊號仍上太后之號此可為例也
上遂入奏 慈殿準請仍命禮官講定儀節
慈殿冊寶外玉冊飾以銅錦袱代以紬削金
畫金之屬一切袪之使後世為法方物物膳

因慈教一並停封大臣言古有金泥玉撿
之語玉冊不宜以銅為飾 上曰金泥玉撿
乃封禪時事非三代禮予不效也○秋七月
上上大王大妃尊號曰顯翼 上尊號曰至
行純德英謨毅烈 中宮殿尊號曰惠敬
上受百官賀於明政殿頒赦明日命承旨詢
問都民弊瘼諸道道臣採訪民瘼○命統營
及諸道水營造海鶻船初我國戰船皆設三
層板屋四周楯窓體大質鈍遇風易敗至是
全羅左水使田雲祥考武經節要書造刱海

鶻船其制前大後小如鶻形船上左右置浮板象鶻之兩翼既不畏風又甚輕疾內能窺外外不能窺內櫓軍射手皆可隱身搖櫓射放仍具由啓聞 上從之遂命推行於諸水營○命芸館刊進治平要覽以 世宗朝命撰之書也○錄故忠臣趙憲宋象賢高敬命後孫修東萊戰亡將士之塚立碑旌之○旌關西金英俊閭英俊郭山人四世同居道臣白其狀時英俊子益弼以守門將在京 上召問何道而同居對曰臣祖令子孫同衣同

食無所爭也 上歎曰今時士大夫分門割
戶戈戟相尋者獨無內愧乎仍命道臣特書
四世同居襃奬敦睦八字以旌其閭除英俊
僉樞賜益弼弓○上召見先正臣趙憲五世
孫煐仍問先正事蹟煐對甚悉復問先正文
集之有無對曰有之而力詘未刊也命自芸
館印頒○八月始親行釋菜先是 列朝雖
親行謁聖酌獻視學之禮而至於親行釋菜
惟 成宗六年 顯宗二年而已及是 上
親行釋菜御製小識御書周而不比豈不載

書八字并令揭享官廳壁又御製詩一首宣示諸生釋菜禮畢御明倫堂設科取士命大司成月三至大學勸課諸生倣周禮州陞學之法每式年令諸道各薦能通五經者一人使入大學○上將謁齊厚兩陵駕次坡州路見先正臣成渾墓式於轎遣官致祭命以今予告心即先正心式轎路傍感慨罙深四句添入於祭文中次碑峴召父老問農形渡臨津望見先正臣李珥花石亭上曰俄見牛溪成渾別號墓今見先正舊亭如接德容遣官致

祭命以今予苦志即先正心瞻彼江樹不覺愴深四句添入於祭文中至松都直詣楸宮太祖舊宮摩挲 肅廟御製碑感涕拚和御滿月臺管理使以軍禮見 上謂諸臣曰城郭之周遭宮殿之位置碁布星羅遺址宛然而畢竟爲樵牧之場驟太祖創業時豈知有今日乎爲其子孫者不念祖宗艱難之業縱慾自恣以至荒墜厥緒君臣上下若不交相警懼思所繼創則又安知不爲勝國之歸也○九月 上駕發松都將向兩陵命禮房承旨與

吳瑗記其碑陰路過四孝子碑命承旨問金業等子孫有無令本府訪給食物旣還宮召見京畿監司及諸邑守令命坡州長湍豐德開城新糴及軍餉減其耗楊州高陽大同減其半京畿舊糴軍餉幷停捧司僕提調宋寅明以行幸時御乘蹶足請罪太僕郎 上曰楚莊蠻夷之君猶有絶纓之義事其置勿問

○冬十一月命作水車初 孝廟在瀋館見以水車引水注畦者用力少而見功多遂取其制以來令戶曹依樣造成將欲頒其制于

諸道而未果獨其遺制尚在備局相臣兪拓
基戶曹判書金始炯相先後以為言 上命
更造以頒議者以為非鄉民之所能造遂不
果頒○頒布帛尺于中外先是右議政兪拓
基奏 世宗朝所造黃鍾尺營造尺禮器尺
周尺布帛尺皆無所傳臣聞三陟府尚有
世宗朝所造布帛尺云故因人依樣以木造
來而見之其背刻以正統十一年十二月詳
定新造布帛尺云今若取來此尺依經國大
典度量衡條所載使巧思者分造各尺頒行

中外亦庶幾乎同律度量衡之義也　上曰
世宗朝制作猗歟盛哉其尺比今尺如何拓
基曰較今用布帛尺長者減一寸短者減五
分於是　上命户曹取來較準造各尺頒用
以其副藏于户曹○左議政宋寅明請於淮
陽設銀礦户曹判書金始炯請於寧越設銅
礦訓鍊大將具聖任請於遂安設銅礦　上
皆不許曰此等之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
後世人主若因此以啓侈心則豈不為大弊
乎且淮陽乃國之山脉尤不宜穿掘也

辛酉 十七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關東饑遣御史洪象漢監賑蠲騎步兵布其尤甚邑並免大同身布時關北亦饑凡東北道方物物膳朔膳限秋成悉免○白虹貫日教曰以小子之否德叨承艱大之位誠不能以格天德不足以御國惠不及於元元令不行於廷臣有一於此其尚瞿然況兼有者乎古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昔於丙子以虹貫之變畫置宮中 先王垂戒之意深切矣遂命減膳十日○二月襄陽文官崔逵

泰以青玉圭送於右議政趙顯命曰壬辰亂江陵留陣之地得此圭也顯命白其言上取而覽之以問筵臣對曰書傳周禮桓圭長九寸信圭躬圭長七寸博皆三寸厚皆半寸左右剡皆半寸云今以古今禮器尺度其圭則長果七寸博不滿二寸厚與剡俱異 上命尚方依古制以青玉造諸侯及世子之圭周尺長九寸廣三寸厚五分蓋倣永樂欽賜之制也○三月擢金鎭商為大司憲鎭商退居鄉里凡有職名引義辭遜無一語及時事

上稱其恬潔無黨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有是命○開城府火命依庚申例給本府
留庫穀濟恤○命將臣佩符者毋得處城外
定為式○命儒名者勿施治盜刑著為令初
前參判李春躋冠其子使庶弟夏躋掌具盛
饌遍邀公卿韋布宴之與宴者多中毒歸死
不死亦病羣怨擊鼓請治夏躋比死者一洗
上矜而可之於是羣怨以為秋官常刑不足
以取服送捕廳雜施治盜刑夏躋竟死捕廳
至是 上親試館學生教曰士可殺而不可

辱李夏躋曾以庠儒入此庭者送之捕廳施
以治盜之律是捕廳治儒自予刱開繼序之
君豈不敎之乎自今名爲儒生者勿施治盜
之律仍爲定式○命親臨誓戒時天官讀誓
秋官涖戒初 上旣定親臨誓戒之禮有司
撰進儀節使承旨讀誓戒文至是弘文館上
劄言周禮天官曰大宰之職掌百官之誓戒
前期十日帥執事卜日遂戒秋官曰大司寇
戒之日涖誓百官令承宣之讀誓戒司寇之
不涖戒非古禮也 上命從古禮以爲式○

京畿黃海江原三道飢民流入都下者一千四百餘人　上聞之以不能安集責諭三道道臣仍命賑廳設粥賑之○夏四月命館學生仍舊服紅團領初儒生之居齋及赴殿試者皆服紅團領儒生不便之引青青子衿之文請服青衣大司成白其事　上問議于大臣儒臣領議政金在魯以爲大典諸學生徒團領下註云青衿詩經註及字書曰領者衿也以此觀之似或紅衣青領也且故判書李睟光所著芝峯類說以爲我國儒生私出入

亦着紅直領 明廟末年連值國恤習着白衣仍以成俗云然則紅衣必是 祖宗朝舊制也雖以朝士服言之重處衣黑輕處衣紅凡儒生之入聖廟時着青衣入食堂及齋會時着紅衣意蓋有在也 上命如其言○命革銓郎通清及翰林回薦法時以銓通翰薦爭端胥起 上以朝廷朋黨皆起於爭清選也欲有更張之意而宋寅明趙顯命元景夏等力贊之 上意遂決銓郎則使不得主通清之權翰林則罷薦爲圈倣宋朝館職例名

試後付職○五月 上謂筵臣曰聞北道五
國城有皇帝塚云然否對曰果有故老相傳
之言 上曰其時欲借道於高麗則五國城
之在北道者無疑旣云皇帝之塚令道臣禁
其樵牧○以五禮儀宮殿門橋古今異名不
便行禮也命前大提學李德壽正之待書成
送于嶺南營刋行○秋七月領議政金在魯
言宗廟各室祝文皆書尊號及謚號而獨
昭惠王后尊號仁粹 安順王后尊號仁惠
貞顯王后尊號慈順和惠闕而不書 上命

禮判及承旨往香室正之○命賜錦平尉朴
弼成几杖弼成 孝廟朝駙馬也至是年滿
九十賜几之日命宣醞賜御製詩以寵之仍
命依奉朝賀例大小朝會持几杖行○召大
學生于廣達門外賜饌饋酒遵 肅廟故事
也宣諭文曰瞻彼大學先聖在廟十哲濟濟
六賢洋洋昔之賢關青衿濟濟今之大學舍
本務末方冊在前箕踞心慢顔曾後先箴焉
在哉爾等靜聽此諭尊聖務本咸歸乎正追
遵昔年宣諭禁高咨爾諸生示國子長○入

月 上詣禧陵仍詣孝陵親祭祭罷御齋室
見壁上有 仁廟賜宮官金麟厚墨竹印本
書下御製詩一絶命並付壁上○教曰厦氊
蔀屋懸若霄壤故昔年有夜問宿衛軍兵之
盛事矣上番正兵雖咫尺宿衛下情何以導
達追遵古例命中使史官顧問民瘼其中有
老而不除役者有一身疊役者飭諸道除役
○九月關東大水漂民家千餘户命施恤典
設壇賜祭渰死民○冬十月親製大訓告太
廟仍御崇政殿頒教命吏曹判書徐宗玉兵

曹判書金聖應進前教曰今日處分之後勿復互對用捨公私亶在銓曹其各勉旃○十一月北關大饑 上夜召大臣及北道勾管堂上講賑救之策乃以嶺南大同米二萬斛軍作米一萬斛税太一萬五千斛湖南位太五千斛並前所區劃雜穀五萬斛合十一萬斛入送北關以朴文秀爲賑恤使使之監賑卒無一民捐瘠